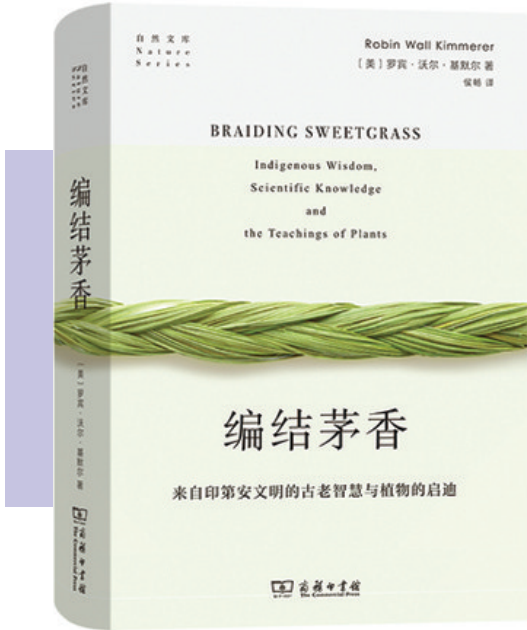


让我在你手上放一束新采的茅香

王海燕



罗宾·沃尔·基默尔(Robin Wall Kimmerer)是美国知名森林生态学家,纽约州立大学环境生物学杰出教学教授。作为北美印第安原住民的后裔,她是波塔瓦托米部落的一员,同时也是原住民与环境中心(Center for Native Peoples and the Environment)的创始人与主管。她的著作《苔藓森林》(Gathering Moss)因其卓越的自然书写获得约翰·巴勒斯奖章。凭借《编结茅香》细腻诗意的叙事与深刻的生态学思考,她赢得西格德·奥尔森自然写作奖与梭罗奖。

在了我的眼前。我刚刚从菜鸟驿站拿到一本与草有关的新书也见证了此刻。这本书的名字叫《编结茅香》,据说这是来自印第安文明古老智慧与植物的启迪之书,是美国知名森林生态学家罗宾·沃尔·基默尔新著,其诗意的叙事与深刻的生命思考感动了无数读者。据说,茅香从手中传到土地,又从土地传到手中,周而复始,生生不息,是一种神圣的植物。

打开书页,第一句话就使人心生喜乐,在隐约的茅香气息里,我打开了等待企盼过三年值得永远记住的这个春天——

伸出你的双手,让我在你的手上放一束新采的茅香……



鸣沙山

马进祥

黄沙千年
远古的风携一把凌厉的刀
在时光的幕布上
无时不刻雕刻着鸣沙山
扬起的沙粒独奏出音乐的乐声
风来雨去
回荡在鸣沙山上

风动沙鸣
琴瑟和鸣
成群结队的骆驼
承载着旅行的游客
千年的驼铃
声声不断
千年的丝路
欢声笑语

啊! 鸣沙山
山上沙鸣
山下泉涌
所有的传奇不羁
在岁月的沧桑中
付水东流
千年的沙粒变成今世的金子
富饶着鸣沙山
四季丰盈
护佑着月牙泉
三生三世



1

春天真的要来了?我仿佛闻见她温软、亲肤、急促、清爽可人的呼吸。

2023年,三四月之交,夏都东成。站在小区的草坪边,阳光从楼缝间流下来,从我的头顶顺着脊背款款渗下去,不温不火,有一种别样的快意在浑身的细胞里欢呼雀跃,急于迸发四溢的情致。

此刻,草坪上的浇水龙头轻盈地旋转喷洒,飘起一阵阵水雾,有虹影朦胧。我猛地发现,在被水珠打湿的荒草下,新生的草芽一株株、一丛丛探出了头,草芽顶着晶莹剔透的水珠,在祖先枯黄的身躯下钻出,躬身,抬头,挺立,沐浴着阳光、和风、雨露所有春天的种种恩泽,开始一年一度对于它们来说很漫长的生命之旅。

阳光在我的脊背上继续流淌,我看着那小草刹那间猛地长高了一些,在上辈匍匐、散落的骸骨间站起来,充满了生命的喜悦。这时候,我的脊椎在温热中似乎又向下坐了一些。这是真的,我听见了似有若无下坠的声音,感到轻微的隐痛。

由此我也突然想到,我活得很久了,在不久的将来,也该给子孙留出位置,像草木一样。有那么一丝丝伤感,但喜悦是长久的。腐败伤悲的老根上总是不断繁衍出新的欢喜,新的生命,源源不绝。

小草/万物,我/人类,凡是幸运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,虽倏忽易逝,但总会留下点什么,气息?分子?按神的观念,还会留下灵魂?这些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来了,拥有过或长或短的时间,拥抱过或窄或宽的空间;幸运的是你的生命总是以某种方式在轮回、延续,可以追溯到生命遥远的源头——微生物那里,也可以追到生命的终结或末日——太阳陨落或地球怎样。

看着嫩绿的小草,我突然觉得我很幸福。我甚至想到了老家门前的那块上马石,我的祖先踩着它骑马远行,我爷爷坐在上面捻过麻线,我奶奶坐在上面纳过千层鞋底,我父亲曾在它身上靠停过自行车,我母亲曾在它身上放过要社火的花灯,我也曾脚踩着它,有过走马驰骋天下少年的狂想……现在,那块石头不见了,可能转移到了他方,可能被埋入地下,也可能被粉碎做了他用,而它仍安置在我的记忆中,在那古老的大门,不论它现在以何种形式存在,都带着我们祖

辈的种种记忆和气息。

我在草坪前想到了很多。我看见了小草,小草也一定看见了我,也许,在它——我们认为很短的——一生里会记住我,至少是我的某种念想和这个癸卯春日相遇的气息。我也记住了它们最初的样子,是怎样踩着祖先的遗骨来与这个春天约会的。生命总是如此神奇,不容我们往更深处刨根问底,也许我们永远找不到终极答案。伊西斯,这位大自然的女神,我们已经撩开了她神秘面纱的一角又一层,如果全部被人们揭开时,在裸裸的女神前,我们的生命恐怕便会失去存在的意义。

在我最近读到的一本书——意大利博物学家麦克法伦的新著《深时之旅》中,他说,地下储存着地球过去自然、生物包括人类活动的大量信息,对于未来,依然如此。保留在岩层中的生物痕迹,如恐龙的脚印化石,在地质学和生物学中叫遗迹化石,它仅仅是一种痕迹,而非生物本身,这就是石头的记忆。据说我们体内也存在遗迹化石,是一代代人类留下来的痕迹——

有时留在我们心里的不是事物本身,而是它离开后空出的位置。

在留在岩洞深处数万年前的手印和鸟儿刚飞走的石头上,尚能感到那永远的体温。麦克法伦在对生命的每每思考中,总会迸发出耀人眼目、直击心灵的哲理与神性的火花。

即使在宇宙空间,蓝光闪过之后,物体最终也会让出位置,只留下曾经的痕迹:辐射,游离的电子……

2

阳光越发明亮和温暖了,在我脊背上流淌,渐渐融入我的每一个细胞里。我感到我的周身有小草在萌生。草吃土、阳光、水和空气,而我吃了很多草,草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。据说创世神盘古的皮肉变成了大地,骨骼变成了山岳,血脉变成了河流,而毛发就变成了草木。传说中的神农氏率领百姓遍尝百草,农耕和医药的源流由之肇始,故神农被尊为中国的农神和药神。因而在人的神性中一定充盈流转着浓郁的草木气息。

在这座离故乡百里之遥的城市里,遇见一畦半亩绿草地,我就会闻见家乡那一片青草滩的气息。那是夏天最丰满的味道:青草湿漉漉的清香味,沼泽地飘来略带陈腐的鱼腥味,青稞抽穗散发出果糖般的幽微甜腻味,草料发酵的味道,以及在花草

和水塘边飞舞的蜻蜓翅翼上颤抖明亮的阳光味……

一条源自达坂山的小河如宝蓝的缎带蜿蜒飘过,有洗衣服被褥的女人们在岸边追逐嬉闹,泼水,甚至和衣沐浴在河水里,勾勒出或丰腴或枯瘦的身子,享受了一年难得的天浴。晾晒在草滩里花花绿绿的衣物和被单反射着耀眼的阳光,四角压了卵石,恐被风拾走。我想,穿了那洗过的衣裳,盖了那洗过的被单,往后的梦里怎能不会阳光普照,长满青草,蜻蜓飞舞?

我和牧马的伙伴仰躺在草地上,看蜻蜓在眼前飞来飞去,听牛马嚼草的声音。躺久了,感觉青草用一万只微弱、潮湿的小手推我离开。午后的雷声隐隐传来,我起身,很多被压倒的小草慢慢挺起了身子,那些被揉进泥土里的,在午后一场过雨后,也会在夕阳里慢慢站起来。

从广义的角度来说,我们须臾离不开草木。比如果蔬、调味品、某些饮料和药草。在我的记忆里,我吃过真正意义上的草,尤其是一些草的叶子和根茎,尤其在上个世纪食物短缺的年代里。我吃过的几种草很特殊,记得它们的模样。一种可能是车前草,多年生草本,有毛茸茸的穗状花柱,还有薄荷、苜蓿、大黄等,这些都是有药用价值的药草。还有些草,曾经是我不可或缺的充饥食粮,如开黄花的苦苦菜、叶面上像敷了一层青灰的灰条子、根茎粗壮如擀面杖的面棒杖。还有些是难得的解馋之物,如河滩里的蕨麻、林地里的野草莓……

我还像蜜蜂一样,在七月的山坡上吸过蜜罐花。紫色的蜜罐花在微风中摇曳,像盛满了蜜汁的喇叭状杯盏,空气中充满了甜蜜的芬芳。我最多时大约吸了一百多只蜜罐花,舌尖上微微的甘甜,酝酿令人沉醉大自然的芬芳。我是一只贪婪而笨拙的蜜蜂,即是生活如何苦涩艰难,风雨难料,但我心中总会绽放一只承接阳光和雨露、酿制甜蜜和喜悦的蜜罐花……

3

此刻,在温煦的阳光下,遇见新生的小草,我感到一种悟性,那是一种对生命的无奈与恐惧中释放出的平静与愉悦,通达与坦然。我不就是一棵穿越了风雨阳光、穿越了春花秋月、穿越了天玄地黄的小草吗?

在小草争先恐后的簇拥下,在百灵鸟唧唧啾啾的鸣唱中,春天真的站